

「婦女與兒童優先」：  
《戰狼II》的大中國論述、矛盾以及男性氣質的危機  
“Women and Children First”: Jingoism, Ambivalence, and Crisis of  
Masculinity in *Wolf Warrior II*

劉奕德<sup>1</sup>

Petrus LIU

作為一部續集電影，《戰狼II》延續前集的愛國英雄主旋律，描述戰狼中隊隊員冷鋒捲入非洲某國動亂的故事。冷鋒在故事開始將不法拆遷隊頭踢成重傷後，被開除軍籍並被判監禁。出獄後，他前往非洲尋找失蹤的未婚妻，卻剛好碰上當地反政府分子的武裝變動。冷鋒與他的乾兒子吞都(Tundu)本來已經逃離撤退到中國海軍艦船上，但是在吞都和中國大使的要求下，冷鋒又回到當地去找吞都的母親以及一位在非洲研究拉曼拉病毒藥物的陳博士。冷鋒順利地找到吞都的母親，但是陳博士在冷鋒到達時已被殺害，他便帶著另一位醫生瑞秋·史密斯(Rachel Smith)以及陳博士的非洲女兒帕夏(Pasha)一起離開，但他不知道其實帕夏並非陳博士的女兒，而是身上擁有拉曼拉病毒抗體的唯一生存者。冷鋒及帕夏因此被雇傭軍首領「老爹」還有他的隊伍追殺，但是在工廠得到了老闆卓亦凡還有退役老兵何建國的協助，一起擊退了反政府分子的攻擊。這時候，冷鋒被發現感染了拉曼拉病毒，但是被瑞秋用陳博士研發的藥物治好。冷鋒最後殺死「老爹」，解救了工廠的員工，並帶領他們撤離到中國海軍的艦船上。

在電影尾聲前的高潮中，劇中的白人反面角色「老爹」告訴主角冷鋒，這個世界上只有兩個種族：強者和弱者。這個對話始於「老爹」指著被扣押的非洲裔俘虜，問冷鋒是否願意為他們而死。冷鋒則說他是「為他們而生的」。「老爹」就告訴他：「這個世界只有強者和弱者；你們這種劣等民族永遠屬於

---

1 劉奕德，波士頓大學世界語言與文學系以及婦女／性別／性研究系副教授  
電子信箱：petrusl@bu.edu

弱者：你必須習慣。」就在此時，本來已經被打倒在地上的冷鋒突然站起來說：「那他媽是以前。」（“That’s fucking history.”）並隨即將他的對手打成肉醬。

《戰狼II》這個電影對觀眾提出的核心思考問題，即如冷鋒所說：我們是不是已經進入了一個由「北京共識」指導的全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我們以前熟悉的那一套中國受盡西方列強侮辱與壓迫的歷史，還能不能用來解釋今天的世界秩序，還是已經成為「他媽的過去」？今天的中國，是不是反而成為了侵佔非洲的一種新興帝國主義力量？如果「老爹」說的沒錯，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強者和弱者的零和博弈，那麼中國在哪一方呢？更簡單地說，如果這個世界只能從黑白二元對立來理解，那麼黃種人是黑還是白呢？

不管我們把它看成純粹的意淫，還是當今中國外交政策的如實反應，《戰狼II》都毫不含糊地將今天的中國置於強者的一方。在電影的敘事中，中國人不僅僅是「榮譽白人」(honorary whites)，而是代替了白人成為新的主人種族(master race)，扮演著將一個所謂的「非洲」從內戰、政變、饑荒和致命病毒中拯救出來的新一代救世主。當他們逃離反叛軍時，女主角瑞秋提議美國海軍基地是最安全的避難所。冷鋒對此嗤之以鼻（我們可以想像他再加一個「那他媽是以前」），堅持中國大使館才是最安全的。整部電影中，中國在各個方面，無論是軍事、外交、技術、經濟還是科技，都遠遠優越於包括歐美的其他勢力。找到拉曼拉病毒治療方法的陳博士是中國人；最後讓大家轉危為安的不是暴力與機槍，而是代表中國外交國力的國旗。其他任何勢力，無論是非洲人還是歐洲人，都想和中國交好。而那些對中國不敬的，則被乾淨俐落地碾壓和懲罰了。

雖然這部電影將中國想像和表現為世界的新領袖，用來支撐這種想像的敘事卻僅僅是挪用了舊時歐洲的殖民歷史。的確，將中國打造成欠發達地區的新救世主的做法，幾乎未加更改地延續了許多舊時的敘事，譬如「白種人的負擔」(white man’s burden)、「文明使命」，尤其是「白種人的罪惡感」。讓人側目的是，中國毫不費力地就將自己置身於老套的歐洲式敘事和一個陌生的歷史語境中。就像瑞秋說的：「十萬年前人類走出非洲，非洲是現代文明的搖籃，可是當自詡文明的人們再次來到非洲，帶來的卻是苦難。」這種把非洲塑造成文明發展停滯不前的區域的想法並不新鮮，新鮮的是瑞秋所謂的「文明的人」現在包括了「韓國人、冰島人、斯拉夫人、美國人，還有中國人」。跟這些文明國家不一樣，電影中的非洲被塑造成既無歷史也無能动性。片中出現

的非洲名稱和地方要不就是無關緊要，要不就是純屬虛構，或者二者皆是。而那些非洲裔的角色要不就沒什麼對話，要不就僅僅只是負責搞笑。和強大的、崛起的中國相比，非洲就是個陪襯，一個危險與誘惑並存的機會之地。

在幾百年的屈辱史後，中國急於在國內和國際觀眾面前大施拳腳。在「犯我中華，雖遠必誅」標語的驅使下，這部電影訴諸了一種最簡單粗暴的民族主義想像。在打出演員表之前的定格畫面裡，電影還將這個故事的寓意直白地講出來，生怕你不明白。在一本中國護照的左邊，字幕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許多影評已將這部電影視為中國版的「白人救世主」敘事，或是復甦的民族主義的體現。<sup>2</sup>但是也許還有一個議題仍需考察，那就是在何種程度上，這種民族主義像是通過同樣問題重重的性別常規範式得到維持和強化的。換句話說，不僅「非洲」被當作中國現代性話語必要的陪襯，一種對「女人」的特定呈現也被拿來作為男人的陪襯，這些均用於強化這一關於中國崛起的想像。因此，除了將這部大片視為反映了中國對新世界秩序中自身地位的焦慮，我們還應將它視作一次對性別與性的常規範式的再協商。

在一次媒體採訪中，身兼導演、主角和劇作者的吳京提到他拍這部電影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推廣宣傳中國的國際地位，而是要改善中國的男性氣質文化。吳京認為中國還沒有提供一個「像湯姆克魯斯和史泰龍」這樣的「爺們兒」讓觀眾去認同。他抱怨中國的電影業被來自日韓的女性化的「臉長的花樣少男」占領了。他說他選擇軍事題材就是為了「拍一部要讓男人看了，更想做真男人的電影，要讓女人看了，就更喜歡純爺們兒的電影」。<sup>3</sup>在數次採訪中，吳京都用手勢模仿那些在他看來「娘」的中國男演員，並說因為他的電影，他們現在都想要做硬漢了。<sup>4</sup>據他所說，《戰狼II》無異於一場中國的性別文化革命。相對於那些體現了「東洋風」商業化影響的「花美男」，他所希望呈現的是中國的「湯姆·克魯斯或史泰龍」之類的角色，以恢復中國傳統的陽剛之美。當然，和亞洲鄰國相比，這種陽剛之美更近似於歐美風格。吳京

---

2 參例：Lily Kuo, <https://qz.com/1052857/chinas-wolf-warrior-2-in-war-ravaged-africa-gives-the-white-savior-complex-a-whole-new-meaning>. (2017/10/15瀏覽)；Simon Abrams, <https://www.rogerebert.com/reviews/wolf-warrior-2-2017>. (2017/10/15瀏覽)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0dGcqlXwA&feature=youtu.be> (2017/10/18瀏覽)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1GMkZRLa8&feature=youtu.be> (2017/10/18瀏覽)

的觀點實際上暗示了，在成為受尊重的現代國家之前，中國必須先重新定義它的性別文化。為此，它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先將自己想像為歐美文化的延續。

在電影裡，冷鋒先是通過與非洲本地人比試喝酒來彰顯他的陽剛氣。如果說好萊塢電影通常將中國人塑造成為陰柔的、「種族閹割的」（racially castrated, 語出David Eng）<sup>5</sup>傳統亞裔形象，《戰狼II》則完全拒絕了這種形象。這部電影同時將黑人男性塑造得超級陽剛和性欲旺盛，如此這般，在打架和喝酒上都更勝一籌的中國男人就顯得愈發陽剛了。這種將種族與性別範疇視作互相補充的最佳例子，來自於電影通過「婦女與兒童優先」的原則來化解種族區隔的問題。在聯合國的救援直升機抵達前，一位指揮官命令難民依據種族來站隊，並聲稱只有中國人可以被疏散，且管理層優先。一位中國男性表示抗議，說他的非洲老婆嫁給了他，因此也該被視作中國人。冷鋒這時介入，並下達了一個不同的命令：直升機將會優先疏散婦女和兒童，而男人，無論是非洲男人還是中國男人，都將步行撤離。他的同事們滿懷笑意地贊成他的「婦女兒童優先」原則。電影的背景樂也變換成讚賞的調調。當之後瑞秋拒絕跟隨直升機離開時，冷鋒直接用一個「新娘抱」抱起她，將她扔進飛機，並說「別給我添亂」。由此我們有了兩個可以互為參考的情境。在第一個例子裡，那個中國男人的抗議提出了一種帶有挑戰意味的對「中國性」的解讀，這種「中國性」體現了種族範疇的複雜性。而在第二個例子中，瑞秋的抗議則顯示了個體的身分通常超越了性別的社會含義，有時甚至與之相左。只不過冷鋒明顯反對救援計畫中的種族隔離，卻對瑞秋抗議男女有別置之不理。在冷鋒回絕種族隔離的命令中，女人被幼兒化了（「婦女和兒童優先」），而兒童則被去性化了。我們可別忘了，冷鋒救出的為數不多的有名字的非洲人的確恰恰是婦女與兒童（吞都，他的媽媽，和帕夏）。如此這般，一個陰柔化的、幼兒化的，以及種族上低人一等的非洲形象被塑造出來了。這個非洲時時刻刻處於危機之中，亟待中國英雄的拯救。這一關於中國崛起的侵略主義性的想像，倚仗於對性別所進行的一系列複雜而微妙的管控。這種複雜性顯示了在關於中國崛起的講述中，性別和性並非毫不相關，而是在其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

5 見David L. Eng, *Racial Castration: Managing Masculinity in Asian Americ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